

■流金岁月

■余 飞

在俺那一片儿，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某庄的闺女——说那话儿好。”意思是这样的：某村那姑娘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或者是人家姑娘只是话听着好听，别想别的。后来这句话就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如甲对乙做了某种非常慷慨的承诺，而乙又对甲的承诺不相信，就会对甲说：“你那是某庄的闺女——说那话好!”表示我不相信你说的话等等。不管怎么说，一句听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的闲话之所以流传到现在，就如一个并没有任何意义的荤故事在村人中间广泛流传，说明老百姓在想着法子创造快乐来稀释自己那永远也过不到头、苦且平淡的日子。要知道，在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极度困乏的时代，连老公鸡打架也能引来许多人围观，乡亲们的生活平淡得如天天喝的红薯糊涂，自然是需要些调料的。

其实这句话的来历和唱戏有关。

乡亲们爱看戏，过去爱看，现在仍然爱看。《郾城县志》曾记载着这样的事，说是县衙门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因为在春天挨村跑着赶会看戏，甚至连庄稼都不顾了，因此官府就发通告把所有的戏给禁了。其实这戏禁得毫无道理，要知道老百姓把庄稼看得比命还珍贵，你让他舍弃庄稼去看戏，怕是杀了他他也不会干的。官府禁戏的主要目的还是害怕那些宣扬男女自由恋爱和有悖于统治阶级封建思想的戏文在老百姓中间蔓延，而在传统的戏文中，这些恰恰是老百姓的最爱。因此，在禁戏前和禁戏后，唱戏就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行当。如果一个演员把戏唱得好，那他自然就成了众多崇拜者心中的偶像。

据说是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某庄有戏，戏班（那时候还不叫剧团）里的头牌是王文才。王文才不但戏唱得好，扮相也好，就拥有着男男女女许多戏迷，搞到现在就是他有許多“粉丝”。那天下罢戏，因为下午没有他的戏码，所以他就卸了妆，像平常人一样来到一口胡辣汤锅前要了碗汤喝。此时刚唱罢戏，涌到汤锅前喝汤的人很多，这些人大都在这里无亲戚可串，就利用看戏这个机会奢侈

戏迷与戏

一回，盛碗胡辣汤来改善一下生活，这就让汤锅前一时忙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几个姑娘也来喝汤，她们的到来自然吸引了众人的关注，再看，都认识，村与村隔不了二里地，即便是叫不出名字也知道是哪村的。可能是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戏里没有回过神来，又或者是正处在青春期的姑娘还记着王文才扮武生时那粉团般的扮相，以至于一个姑娘要汤的时候竟脱口说出“盛碗王文才”。正在埋头喝汤的王文才先是一愣，接着“吞儿”一声笑了的同时，说了句“说那话好”。说者和应者本都无意，却让旁边也正喝汤的众人把这件事赶了个正着。你想，这么有趣的事还能让他们感觉到那汤是什么味道？接下来是戏迷见到自己的偶像就发狂般拥上来要求签名合影？还是一个大姑娘说出这样的话又说到到了人家的脸上，还让人家软软地回了一句，就在众人的哄笑中臊得捂着脸红了脸跑了？结果不知道，但不重要。现在再听到这句话时，我会偶尔想到当时的场面，前者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出现，而后者则应该最有可能发生。总之，人们不记结果，流传下来的就是一句俗语“某庄的闺女——说那话好”。一句俗话流传至今，一是真有可能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且故事里的人物能让乡亲们就着红薯糊涂也能吃出山珍海味的滋味，再就是一个唱戏的能以自己的“艺”让村上未出阁的大姑娘着迷到如此境地，可见乡亲们爱戏爱到了什么程度。

村人爱看戏。这与那个时代娱乐方式的单一有关，试想：一个盲人说书，就能让全村人端汤拿馍供养十天半月还不让走，遇上一年一度的会上有戏班唱上三天，那还不让人如过年般兴奋呀。

那时候漯河还叫河上街，河上街有名的戏班是“五班”、“四街”，这两个戏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漯河那可是名角辈出，好戏连台。且不说早期的梆子名旦靳风枝、贾振、赵玉楼、陈铁头等，仅新中国成立前后活跃在舞台上的安金凤、刘梅英、刘法印、贾窝、梁震启等一大批老艺人也都在沙河流域红极一时。而留下一句俗话的王文才则

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演员中的佼佼者。

王文才， 外号“铲子客”，得到这个外号是因为他曾经以卖铲子为业。他是尉氏县洧川人，约生于清光绪年间中期，卒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原在家乡“玩会”，就是在自己村上的会上唱着玩，应该属于“票友”之类。二十岁那年，王文才到郾城县城北街赶会卖铲子，会上是“五班戏”（梆子戏班）演出。不知是看得入迷，还是兴之所至，总之他毫不犹豫就抛弃了“铲子”，一头钻进了戏班，并拜师该班“二衣箱”——专攻须生的李师傅。

王文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天资聪颖，并热心求教，而且是一学就会。他嗓音圆润坚实，扮相干净，风度洒脱，做戏准确大方，很快成了“五班戏”的主演。再加上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深得同行尊重，久而久之，就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担任戏班的掌班，直到去世，从未离开“五班戏”。王文才拿手的戏有《跑汴京》、《对绣鞋》、《乾坤镜》、《地塘板》、《斩白世奇》等，在这些戏中他专工须生，是绝对的主角。王文才演戏，出场一腔就能“捆住”观众，人称他“一腔定千戈”。戏班无论在哪演戏，王文才不演出，主家不付戏价。他演戏善抓“火候”，如演《铡国舅》，戏唱到热闹之处，他用“搬板凳”唱法，节奏由慢到快，越赶越紧，吐字铿锵有力，最后身子稍向后撒，长身提伸，用一个漂亮拖腔，台下必报以满场喝彩。

王文才虽然是做小生意出身，但自从艺之后就自尊自重，毫无下九流之自卑感。每逢赶场，总是长袍短褂、戴礼帽、黑鞋白袜子、骑黑毛驴、驴脖铜铃叮当作响，使地痞土豪也望而生畏。戏唱得好，扮相更好，再加上人正派，这就让很多人看王文才的戏入了迷，以至于会让大姑娘买饭时竟会说出“盛碗王文才”的笑话流传至今，实乃为一段佳话也。

类似这样的佳话当然还有，只不过王文才是以这样的方式给村人留下了记忆，而村人则是在口口相传这样的俗话的同时，也记下了他们心目中的戏和唱戏的人，可见戏在他们中间扎根之深了。

■诗香词韵

一盏茶绿时

■赵根蒂

水
自九天落入银河
绿的禅念 被一语打破
等音淡绿 自杯底
被叶子簇拥着捧起
在杯口振翅 扑棱棱
惊起竹屋上
母亲烟窗里
乳白的呼唤

氤氲的绿里渐显明亮
意守春天
我走一遍太极
一招一式 缓慢之极
我不忍咽下这略显苦涩的清香
不愿这没细细品过的光阴
穿喉而过
有雨 打动竹林时
我收功 岁月暂沉入溪底
一盛清茶
归还草木在山坡 青春的模样

站在烈士碑前

■陈学新

我站在烈士碑前
仿佛又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一声声呐喊 一阵阵冲杀
杀敌奋勇向前
无数烈士倒下的身軀

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我站在烈士碑前
双手轻抚着无名烈士碑
重温入党言 热血胸中荡
反腐需要担当
携手共铸祖国新辉煌
方无愧纪检干部的荣光

■经典回味

莫让欲望湮没了幸福

——品读老子“少私寡欲”思想

■刘淑琪

老子《道德经》中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的这段话一直不被很多人所理解，因为满足需要、享受生活，好像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天经地义的追求。然而，经过了在欲望驱动下的恣意妄为之后，人们发现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恰恰相反，我们面临一个又一个始料未及的残酷现实。回过头再品读一下老子“少私寡欲”的谆谆告诫，给人一种振聋发聩之感。

福特罕姆大学曾在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提到，美国的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下降到了1991年的36点。这份基于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辍学率等统计数字的报告反映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从幸福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即便我们的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但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加幸福。而这，大概源于我们越来越膨胀的无尽欲望。当我们没有了生存威胁，由内心滋长出的欲望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小小的衣食无忧之上，而更加复杂、更加繁多。人们在满足欲望的道路上疲于奔命，但满足后的幸福感却早已被长期的焦虑和紧张磨灭，最终所收获的只有下一个欲望和无尽的空虚感。那么，我们最后还能剩下什么呢？生命就找不到意义了。

而与我们现代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至今尚存的寥寥几个原始部落——这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体现出了惊人的幸福感。一位西方的观察家曾记录了一个部落在农闲时节的工作情形——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中，他们只工作了短短的三天时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钓鱼、喝啤酒等娱乐活动中度过。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愉悦之中，只因他们除了生活本身不再需要考虑任何更多的欲望和奢求。这难道不是老子“少私寡欲”理念的现实写照吗？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例如消费主义、心灵失衡、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等，无一不是欲望过多的必然结果。

从老子智慧中我们可以找到“自我救赎”的大“道”，那就是“少私寡欲”，莫让欲望湮没了幸福！（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心灵感悟

树为我师

■孙亦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人和树放在一起，说明人与树有相通的地方。虽有“十年、百年”之说，但我们经常见到上千年树龄的古树，过百岁的老人却不是很多；在生长寿命方面差距这么大，是不是可以说：树是我们人类的老师。

树一年四季都是美丽的。春深似海，那是树的嫩叶挤满枝头；夏天酷暑，树冠如伞为人们遮阴祛汗；秋高气爽，最想看的是姹紫嫣红层林尽染；冬雪茫茫，大树像威武的哨兵一样把原野俯瞰。树是自然界的精灵，是绿色的源泉，是花果工厂，是鸟儿家园，是四季云霞，是大地衣杉。画家尽情泼彩去描绘树的神姿，作家在写树时从不吝啬最美的语言。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实际上，人经常看树，树又何尝不在看人？人看树，看的是风景。春看嫩绿，看的是新生的烂漫；夏看茂盛，看的是生命的活力；秋看成熟，看的是金黄的美丽；冬看虬枝，看的是不畏严寒。人看树，看的是春夏秋冬交替，看的是一年一年的变迁。树看人，看的是人间演绎的喜悦哀乐，看的是沧海桑田，看的是匆匆过客。树看人，看的是一代代人的生死，看的是一个个朝代更替。繁华落尽是枯寂，苦难到头盛世来。这可看作树的四季变更，也可说是人生的高潮低潮否极泰来。

人们常常以树喻人，大树招风，告诉我们低调很必要；玉树临风，告诉我们形象很重要；枯树开花，告诉我们不能随便丢掉希望；独树一帜，告诉我们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

“樱桃好吃树难栽。”树知恩图报，只要你种下一棵树，无论是花、果、绿荫、木材，树总会尽其所能，造福于人。“风不语，树无言。”树甘于沉默平淡。根扎泥土中，冠盖向云间，坚守岗位，一站百年。“三人行，必有我师。”树有这么多的长处，难道不能做我们的老师吗？

人生如树，站着，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倒下，是一个优质栋梁。



国画 予然耕晓雾，一哧醒幽山

王文浩 作

红色将军楼

■乔聚坤

就我而言，决定我人命运的是高中三年。高中三年，不仅给了我丰厚的知识，还培养了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高尚的道德情操，让我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这一切都感恩于红色的将军楼。

原来的郾城一中又称郾城完中，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将军楼隶属高中部。将军楼建筑宏伟别致，如“工”字，我们称之为“工字楼”。楼不高，只两层，每层6个教室，两层共十二个教室。其中工字两头各占一个教室，中间四个教室，每年招生四班，每班不超人四十五人。

我读小学时就知道那房屋如“工”字，凡是红的，听说还是苏联专家设计盖的。那时我就攒了一股劲儿，努力学习，将来就去那儿读书。1959年初中学业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郾城一中。当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是何等兴奋啊，小小的一张纸看了又看。

我是1959年~1962年在郾城一中苦读的。

说苦读，也真是苦读。首先是那一腔蒸蒸日上志气，心有鸿鹄志，来日上九天。惜分争秒，努力学习，争取上名牌大学。我的志愿是北大，毕业后留学苏联，所以我的俄语学得特别好。另外，我还想当作家，所以作文是班上写得最好的，凡课本古文我几乎全会背，还读了不少课外书。为练写作，我常给地方报刊写文章，且时有发表。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曾夜睡醒枕头头蒙被子举手电筒在被窝看书，在每星期回家的路上背书是常事。

说苦读，还有生活之苦。高中三年，正是国家自然灾害的三年。最困难时，农村大食堂揭不开锅，学校里吃红薯秧、树叶、锯末、野菜合在一起放的窝窝头，每人一个，一个四两。最最困难时，曾一天只吃两顿饭，有同学得了浮肿病。但是在这样的困难中，我们都无怨言，体谅着多灾多难的国家，热爱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上好每一课，做好每一道作业。不知为什么，当我们一踏上工

字楼，走进教室，就浑身充满了学习的力量。

我更敬佩我们的老师和校长。他们不仅在生活上以身作则，还那么认真教学，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别看他们走路慢腾腾说话声又轻，可他们一踏上讲台，两眼亮晶晶，声音如洪钟，用智慧的钥匙开启了知识的大门，让我们心明眼亮，激情澎湃，早早把饥饿忘却了。从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校长乔松，一次次开大会鼓舞、激励我们说，困难是眼前的，总会过去的，要刻苦读书。

令我难忘的是，在这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成立了一只业余文艺宣传队。因为我们的学校是全面培养人才的学校，不仅学习课本知识，还有丰富的课外生活，组建了诸多兴趣小组。

我们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有三十多人，除了唱歌跳舞，还有曲艺戏曲节目。文艺宣传队的演员都是自愿参加的，我参加的是曲艺戏曲，除了说山东快书，还演戏。我说的山东快书大都是自编的小段，戏剧除了从小剧本里选外，还有自编的小戏。我自编小段大都反映我们学校的生活，有的幽默风趣，有的真实感人。有一次，我把我们的校长乔松都编进去了，惹得他直落泪。在小戏《三月三》里，我饰演王三麻子，因为投入，我演得很忘我，获得阵阵掌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有一支军乐团，这是全县绝无仅有的，它队伍庞大，乐器齐全，除了学校演出外，还经常参加县里的大型活动。

文艺宣传队的傅金全老师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他对我们真好，不仅关心我们的生活、学习、身体，还传授给我们艺术，他讲音乐讲戏剧，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宣传队的演员不仅没耽误学习，毕业后都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著名演员袁留柱上了军校，赵东方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周均上了北师大，乐队长王鑫艺艺术院校毕业进了许昌越调剧团，1964年参加中南文艺会演，1965年在北京汇报演出，见过毛主席，如今与主席的合影像尚在。

